

暴富前后



团结出版社

暴富前后

团结出版社

暴 富 前 后

于 是 编

*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84号)

怀柔孙史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9年6月(32开)第一版

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 15万 印张: 6.75 插页:

印数: 1—14500 册

ISBN7—80061—135—3 /Z.16

定价: 2.80元(平)

目 录

金钱大爆炸.....	谢德辉 (1)
1988, 第一奇例跟踪.....	卢跃刚 邓琼琼 (124)
钱、钱、钱, 温州.....	贾鲁生 鲁 娃 (140)
米老鼠, SOS!	李晓玲 朱 弘 (184)
国库券群倒图.....	金文龙 (195)
哥哥妹妹大走穴.....	(203)

金钱大爆炸

谢德辉

倒爷财富之谜

假如一定只能用一句话来表述对个体户的总体印象，我也许只能如此说：个体户们有如一群各自背负着一个大包袱的逡巡者，他们实在不堪重负，尤其是心理上；因而他们几乎是疯狂地、不顾一切地急于抖开包袱，急于抛弃掉其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全部，而这包袱的内容物却只有一种，那就是——钱。

首要的问题也许是：目前个体户手中到底积聚了多少钱？只有先揭开了这个谜底，以后的观察和讨论才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苏联的个人银行存款，从1970年的469亿卢布增加到1986年的2700亿。苏联经济学家分析后得出结论说：有某些人发了财。中国，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1978年是210.6亿元，1986年为2300亿，增长了10倍多，且不说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的钱不肯存银行（《新闻报》报道：湖南武冈县城有证个体户1403户，注册资金112万元，实有流动资金198万元，1987年上半年实现销售额1419万元，但这些个体户在银行里的存款却总共只有1.8万元！），而同期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则从1978年的624元增加到1986年的1332元，全国农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至1986年的424元，分别增长了一倍多和三倍多，与个人存款的增长速度不但不成比例，而且差距很大。由此我们也可以而且应该得出结论说：确已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

当然，已先富起来的不仅仅是个体户。在党的政策的正确指引下，文艺界、体育界、商业界及其他社会阶层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都冒出了一些致富尖子，率先打破了大锅饭。但也有非法的，被依法罢免代表资格、逮捕法办的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李计银就是一例。李计银自1978年爬上横山村党支部书记位子，至1986年5月被逮捕法办，一家6口从过去仅几间住房、年年倒欠集体资金的困难户，变为拥有彩电2台、吉普车1辆、4家店铺、1家饭店、2处宅院（共有房屋39间，人均6.5间）、存款10万余元的殷富大家。但这毕竟是极个别的。在率先富起来的人中，个体户不仅占了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而且，由于个体户与一般人的生活有较密切的联系，所以最易被一般人所觉察，最易引起一般人的心理波澜。

几乎所有从事工商业的个体户都告诉我，若是毛利率达不到销售额的50%，纯利率达不到30%，谁干这桩买卖谁就是傻瓜。如果此话不谬，那么杨百万在五个半月里已赚了30万元。而象他这样敢到上海最大也堪称全国最大的百货商店设专柜，敢与国营企业家打擂台，敢把国营大公司的销售额夺走1/4的人，会不在其他城市里拥有相当销售额，那是不可想象的。现在请问：他手里有多少钱？其实，杨百万这名字，本身就极能说明问题。

杨百万的例子也许是太突出了，不足为训。中国个体户中毕竟没有几个杨百万。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些普通的个体户。

《新民晚报》消息。上海一冯姓个体户，1981年起在北站地区摆水果摊。此人对我们老祖宗“财不外露”的古训记得极牢，运用得也极好，将赚到的钱用八个化名和八个假地

址分别存入几个储蓄所里。心中暗自欢喜，天天高枕无忧。谁知某一天蠢贼光顾其家，将现金存折、金银首饰洗劫一空；更可恶的是无胆冒自投罗网之险而前去冒领，竟将八张存折付之一炬！天网恢恢，罪犯自然是不可逍遥法外的，但即使将他碎尸万段也已无济于事。悲恸欲绝的冯某不甘将钱就此白白送给国家，经人点拨求助于公证处。公证处人员以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化了大量精力与时间，根据她所报的假姓名假地址向里弄、派出所、公安局、储蓄所等方面作了细致调查，终于使冯某的存款失而复得，损失的唯有为数不多的一笔公证费。

《长江日报》消息。武汉新华街一刘姓个体户老太太，经营水果生意。1980年将积攒起来的钱密封在罐子里放在暗楼上，1985年邻居失火，家中后又曾被盗一次，幸好都无恙。几经惊吓的老太太于是使出绝招，将钱埋入家里楼梯下，自以为万无一失，连地震都不足畏。1987年5月18日需钱用，起出钱罐一抖，可爱无比的一罐钞票变成了一大坨湿漉漉拿也拿不起的丑陋不堪的霉菌安乐窝。5月21日下午，欲哭无泪的老太太拎了一塑料袋霉烂的人民币来到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分行汉口营业部。银行工作人员通过调查走访，查看现场，取得足够证明后，根据金融政策，派一位工作人员忙碌了五天进行鉴定，结果是老太太兑换到22000元，损失17490元，还损失了7年的利息。

这就是说，远在1980年时，这位个体户老太太已赚到4万元了。1980年以后的形势对个体户最有利，她赚钱又该多少？

上述几位个体户的情况之所以会见诸报端，多是因了飞来横祸或东窗事发，不由自主。而杨百万则除了不得已外，

也许还因为反正已被人称为“百万”了，隐不隐瞒自己资财也就已无所谓了。而且，就披露的也仅仅只是部分情况，远不是他的秘密之全部。

然而对于其他个体户，即使想窥其一斑也绝非易事。与个体户交谈，冒冒失失打听他们到底有多少钱是忌中之大忌。这会使个体户象防窃贼防强盗一般紧紧提防着你，谈话就再深入不下去了。这也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事。幸亏当代中国新崛起的富翁几乎没有一个是“阿巴公”^①（为何如此，请见第三章），他们不但赚了钱就花，而且是大把大把地、无所顾忌地花，这也就为他们描绘出一个他们钱财数量的大概轮廓。

第一条显露给读者诸君看的轮廓线，是由一支车队演示出来的。

是一支令人叹为观止的车队，一支也许在任何国度，任何时代都不得使用“壮观”一词来形容的车队。

率先出现的是一辆其貌不扬的旧三轮摩托，但车斗里那人手里擎着一架步话机，便叫人在猛然间发现得刮目相看。果不其然，随后便是由十六辆摩托列成两路纵队的强大阵容。这本来倒也不太稀罕，个体户中备有摩托车的不计其数，随手一招征集起来二百辆车，易如反掌。难能可贵的倒是那十六辆摩托的色泽，竟然清一色是很少见的金黄色。在一轮秋日夕阳的辉映下，那金黄色越发显出一层眩目的光晕，令人联想到昔日某种珠光宝气的女人，你惊羡于她的富丽，更不敢忽视她昂贵的身价。

摩托车队后是一辆日产轿车，再后是一辆白色的日产载

① 阿巴公：莫里哀喜剧《吝嗇鬼》的主人公，已成为吝嗇鬼的代名词

人载货两用卡车。无篷的卡车车斗里，一支小型管乐队卖力地将动听的音符免费撒向路旁驻足观看的人群。一听即可知，那是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乐队，决不是临时凑数的乌合之众。

一辆锃亮的“上海桑塔纳”引导着三部豪华的大红“皇冠”，在乐声铺出的路面上款款前行。头一辆“皇冠”车头上贴有一扁而宽的大红“喜”字，字上方一只直径盈尺的绸布彩球。一尺宽的大红绸拉向车头两旁，然后盘过车顶在车尾又汇合成另一个大彩球，彩球下又有另一个大红“喜”字。

茶色车窗玻璃将路人的目光拒之门外，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准确地判断出：结彩那辆“皇冠”里坐的是新郎新娘，后面两辆里分别是男方与女方父母，前面的“上海桑塔纳”里当然是男女傧相——一般的婚礼中，傧相与新婚夫妇合乘一车，但这支车队的主人认为，这么做将大大有损于气派。

掌握了对称之美学原则的车队组织者，在四辆高级轿车后又安排了一辆白色两用卡车。同样堪称完美的，是这卡车也同样在创造音响以招徕人们注意，而且是更大的音响，更富有中国特色。十来个人配合默契地始终保持有五六挂电光鞭炮在响，且让“高升”一只接一只地在半空中爆炸。相比之下，前面那是属舶来品的管乐器简直象哑了一般；从效果上说，从把更多的行人脚步拴住上说，从把更多的脑袋拽出沿线街道两旁的门窗洞上说，两者更有天壤之别。

如此的显赫，若没人知道这显赫的主人是谁，当然是天大的遗憾。于是，一辆大型豪华空调旅游车的车身两边各有一大红横幅，为一切加上了一条注释：“李宏昶翁莘莘新婚志喜”。其后是各种牌号各种式样各种颜色的面包车、工具

车、轿车组成的杂牌军。但又一辆三轮摩托殿后，车斗里仍有一架步话机，深得语文课程中“作文标准要诀”之三昧：首尾呼应，结构完整，发人深省，加深主题。

一共44辆！

如此的浩浩荡荡，若是图省钱而不将路线安排得曲曲折折，那可是无可救药的小家子气。于是，庞大的车队不辞辛劳地从上海市区的西北角出发（后来我们才知道，新郎新娘原本同住一弄堂），先到西南隅新娘旧日恋人的家附近昂首阔步地“踱”了三圈，暗示那个倒霉蛋该可上吊去，然后取道上海最繁华的淮海路、金陵路、外滩、南京路重新折向西北，雄赳赳气昂昂向距新郎新娘家步行五分钟即可到的某大宾馆驶去。

宾馆虽也高级，但算不上上海滩最有名的。新郎新娘对此咬牙切齿：最有名又能同时摆下一百桌酒席的饭店为数不多，且都让其他人订去了一部分，怎么也凑不齐。曾提出高价“收买”已订给他人的酒席，可那些“有钱不会赚”的经理竟然都不干，既愚不可及更可恶之至。

不具备接待国家元首级客人的宾馆，对这么一支车队诚惶诚恐，早早打开了所有的灯光迎候。女宾相打开结彩的“皇冠”车门，伸手去搀新娘。

哦！雪白雪白的透明涤纶乔其纱婚礼服（后来方知道，这是量好尺寸去香港定制的），将新娘那经过德国美容机整饰过的脸蛋衬得更娇嫩。她亭亭玉立在半开半阖的轿车门前，抬起腕上缠了金手链、指间戴着两只钻戒的手，整理一下颈上足有钥匙圈链那么粗的金项链，摆好姿势。四架高级照相机——一百桌宾客，当然需要四名摄影师才应付得过来——的闪光灯在同一时刻闪亮，新娘戒指、挂件和耳环上的

五颗钻石，猛然间闪出红、蓝、紫和金黄四种色泽！风致韵绝！天生尤物！……你将一切用于赞美女性的词句全奉献给她吧，唯独一个词你怎么也套不上：满面春风。

的确，她的神态里没有一丝喜悦，然而却也没有忧伤与焦虑。她张大着的眼睛，目光是呆滞的；她没有一点点表情的脸，是茫然的，一种无可无不可、听天由命似的茫然。闪光灯闪过之后，她举步欲走，女候相拉了她一下，要她等新郎出来后合影。可新娘竟不屑一顾，断然一拂袖一转身便走。

请来的摄影师丈二金剛摸不着头脑，一时不知所措。

“皇冠”车门里又伸出一支进口不锈钢拐杖，更使他们有点傻眼。

新郎小时显然患过小儿麻痹症，一条腿已全无用。他由衷微笑着站妥当，先用阴鸷锐利的目光朝围观的人群一扫，叫想笑的人不敢笑，然后高高扬起也戴有钻戒的手。摄影师尚未从惊愕中醒过来，直待男候相喝了一声，方悟出新郎是要他们记录下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候。

也许我记录得太琐细，大家恐有点不耐烦了。请原谅。我只是想让大家有可能依常识估价一下这样的一场婚礼得耗费多少钱——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得用钱沟通，新郎李宏昶所动用的每一件物、每一个人都得支付代价……

还有一系列问题：新郎新娘何许人也？他们迥异的神态意味着什么？这一个正常人和这一个残疾人之间，婚姻的纽带是什么？

我向围观的人群打听，热心的人们一问百答。

“哎呀，我们这一带大名鼎鼎的‘阎王阿晓’你也不知道？”

于是我便很有些惭愧，象是被人说我不知卡夫卡似的，

只好不耻下问：“这……这‘阎王阿跷’是干什么的？”

“个体户！”答者的口吻意味深长

我恨不得马上闯上前采访，但不行。新婚夫妇第二天就要乘飞机去桂林、广州度蜜月，只好等他们回来。

另一个体户卞东光，其表演便截然不同了。若有谁想掌握“花钱招怨”，或“钱花得越多怨招得越大”这类绝招的，就请多多参考下面的典型事例。

在中国吃的文化中，蟹，准确些，该说是大闸蟹，占据着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高官厚禄者自不待言，即便是小康的黎民，特别是江浙一带，又特别特别是上海人，对大闸蟹的感情只可称之为“酷爱”。然而，由于人口的繁殖，由于环境的污染，尽管上海人对大闸蟹的一往情深削减了再削减，但蟹的身价仍扶摇直上，由七十年代中期的5——6角一斤猛增至1984年秋的25——30元一斤，质量特别上乘的还不止。

也就是在那一年，卞东光干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蠢举？壮举？又蠢又壮之举？蠢而不壮之举？——请读者自己下评判吧。

那天他批进了好几篓好蟹，只只壳硬腿壮，人人见之馋涎欲滴。可惜开价太高，35元一斤，问津者寥寥无几；降价以求吧，又嫌赚得不过瘾。正焦躁间，走来了摩登年轻女郎一位。

“这么贵呀。”女郎轻启樱桃小口感叹一声。这类秀色可餐的女郎，身上总有股无形的魅力，吸引着自作多情的男子们作出一些“无私”的举动以博她们一笑。卞东光说他当时有过一刹那的怦然心动，决定无论这女郎将价格压低到什么程度，只要不低于进价，就卖给她。若旁人也想跟着沾便

宜，一句话便可将所有人的口封住：你有这么漂亮的面孔不？可惜那女郎紧接着却又补了一句：“这批做小生意的，良心也太黑了！”

迎合、讨好顷刻间化作冲天怨恨：“贵？识货哦？你的良心也叫狗吃了呢！面孔倒蛮漂亮，皮子^①也蛮挺，袋袋里老白虱^②有哦啦？买勿起不要买！喏，蟹要哦——今天夜里跟我走，明天早上要多少蟹给你多少蟹！”

上海人是偏好吵架也是善于吵架的。倘若要编一本《上海人吵架手法大全》的话，卞东光上面这段话很有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复述对方言语时添油加醋提高恶毒程度，一般上海人决不肯忍受这类“污蔑不实之词”，吵架的规格立即就升级。第二，“十里洋场”遗风犹存的上海人，最怕给人说穷，也最善掩饰自己的穷相，于是衣冠楚楚的内里便很有点可疑的意味，抓住这一点实施攻击，无论对方有口难辩还是不屑一辩，你都可以体验到胜利的喜悦。第三，卞东光有足够的聪明，知道女性自有女性的致命处，即女性的羞耻感与尊严感，他一露出这么一副狰狞面目，女子，特别是年青女子便只好哑巴吃黄连红着脸走开去，至多骂几声“流氓”而已。

可那一次他失败了。他的失败在于忘记了一点：世风已大变，很有一部分现代女性敢于在各个方面与卞东光等一班男子们并驾齐驱，表现之一便是说什么话也都说得骂得出的。

“找你妹妹，你妈妈去吧！”以这句话为先导，那摩登女郎将卞东光骂了个狗血喷头，暗暗叫晦气。旁观者对女郎

① 皮子：黑话，衣服。

② 老白虱：上海俚语，钱。

的口才不敢恭维，但事端实为卞东光所开，蟹又卖得特别贵，故而一致谴责卞东光不文明。

卞东光气了个脸色发青。若对方是位层次比他高的女子，使他感到自惭形秽，他尚能咽下这口气。而眼前这位，刚才那番夹头夹脑的谩骂，让卞东光知道她与自己“脚碰脚”——档次差不多的。在这样的女人面前丢脸，这才是他最最难以忍受的。

恰在这时，旁边的蟹贩想乘机捞外快了。“来，来，”他招呼摩登女郎，“我这蟹本来30元一斤，现在28元卖两斤给你。别吵，别吵……”

女郎乜了卞东光一眼，哼了一声便欲移步。谁知卞东光早一步抢上前，抓住小贩取秤的手：“28？我全包了！”

“哎，哎……”小贩有点慌。

卞东光眼睛一瞪：“敬酒不吃吃罚酒？”

两摊并成了一摊，卞东光两手在胸前一叉，朝一直眼睁睁看着的女郎喝了一声：“要哦？40元一斤！良心比刚才更黑！”

“别睬他，”旁边有人说，“明天再来买好了。”

卞东光眼睛一闭：“明天也是四十！”

“捏鼻头做梦。上海滩又不是只有你一人卖蟹。大家明天看……”

众人哄笑着散了，留下一大堆揶揄和数落。

不知被哪门鬼迷住了心窍的卞东光认真了，而且认真的程度是登峰造极的。他连夜动员了一批小兄弟，各人分兵把守集市的几个进口，甚至还不远几里把住黄浦江几个蟹码头。他下了一道绝对的命令：凡见活蟹，一律格“买”无论。只要对方开口报声价，运来的蟹便落进卞东光手里。那

一带的蟹市成了他的一统天下，买价一律四十。

一天、两天、三天……卞东光家的一间空屋，还有几位小兄弟的家，堆满了一篓一篓、一麻袋一麻袋的蟹。死蟹散发出一股恶臭，整个弄堂一片抗议声。但卞东光却有截然相反的看法。那恶臭在他闻来无异于奇香，那詈骂在他听来如同颂扬——由于他的囤积，蟹源急剧减少，附近几个集市的蟹价全都稳定在四十元一斤上！

尽管再没见到那女郎，但大功已告成，他收兵了。算他及时，再晚一步的话，卫生防疫站就将来找他麻烦了。

不过卞东光为夺取精神胜利所支付的代价实不可小觑。众目睽睽所见的，是城市环卫部门不准他将这么多死蟹倒进垃圾箱——也倒不下，他只得出钱喊了一辆两吨卡车，整整一卡车白送给郊区农民沤肥——据说还讲了一大通好话人家才收下。人们看不见的损失是多少？我数次追问卞东光，他都避而不答。直到有一次，我请了几个朋友，扯住耳朵灌了他八两六十五度的白酒，他这才松开舌头。

“你你你是朋、朋友！”他在我肩上狠狠拍了一掌，我噙着泪花挺住，“实实实话告告告诉你，四万！”他没说什么东西四万，但吃惊不小的我却马上明白了。“小小小意思，毛毛毛雨。”说完，他咕咚一声又灌下一杯，昏昏然暂时告别了这个世界。

一个人得拥有多少钱，才敢为赌一时之气而将四万元送农民们沤肥去？曾请十位“非个体户”者回答这问题。其中八人瞠目结舌，半晌开口不得。一人对我露出不信任的目光，怀疑问出这问题的我精神已不正常。只有一位迟迟疑疑答曰：“四十万。”却又马上补充了一个前提：得保证我还能源源不断地赚到钱。不管怎么说，这个人算是有勇气的，

故照录兹言。

个体户手中到底有多少钱？

说来惭愧。尽管有大量事实和数字供揣测，笔者却说不出一个精确数字。

个体户手中到底有多少钱？

最恰当的回答我认为是：一个历史之谜——当代人尚且不甚了了，后代就更只能凭主观去猜测，恰如现时某些历史学家对古代情况的论述那样。

然而对我们来说，这个谜又是无关紧要的。对个体户手中到底有多少钱只有一个不十分清晰的印象，一点不妨碍我们继续讨论，他们手中的钱对他们自身及对他人有何种影响，从而对整个社会又产生何种影响——这才是本文意图之所在。

金钱的力量

当今的中国，改革与开放的形势已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个体户们是其中相当重要相当显眼的一部分，他们对金钱的态度已是使用，而不仅仅满足于占有。也就是说，在决定着我国社会绝大部分成员的思想与行为的社会性格之外，已出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性格的雏形。

两者必然发生矛盾。由于先富起来的这一部分人富得合法，富得其他人无法进行谴责，因此，上述矛盾主要表现为心理冲突。

富裕，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也是任何一个个人的正当向往。一方面，自己的亲戚里、同学里、邻居里、辞退职的同事里纷纷冒出腰缠万贯的暴发户，各地报刊也几乎每天都有某地农民勤劳致富成“万元户”的消息；另一方面，自己的

工资和奖金所能达到的生活水平与个体户相比，用上海话来说，是“赤脚也赶不上”，而且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根本没有赶上的可能。由此，我们不难体味到一般上海在职职工内心里的波涛。

这种内心波涛的回声将是强烈的，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个人的切身利益。这种回声也是纷呈的，上两节我们已看到一些，在以后的章节里还将见到更多。而这里，我们且先来听听一位“卖大户”者的心声。

然而，今日的“卖大户”者、步入此道还不到一年的孙某——上海某菜场肉类组大组长告诉我们，心中的目的已全盘颠倒过来了：我有多少好处？没好处的话，宁可压在仓库里霉掉烂掉也不卖给你！

“我没当大组长之前，在肉摊当营业员，就时常有一些开饭店的个体户找我开后门。当时我想，这些做小生意的也挺不容易的，从我这里按零售价买去的肉，能赚多少钱？反正卖给谁都是卖，能帮他们点忙就帮点忙吧。所以总是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数量都不大。也不向他们要什么，他们高兴了给我支外烟^①我就接，不给也没什么。”

“可是，当上大组长的第一个晚上，我就发觉自己原来是天下第一傻瓜了！”

“那天刚下班，几位个体户就象从地下钻出来似地围住了我，死拉活拽将我拖进一部轿车里。讲实话，我二十八岁了，这还是头一次坐轿车。结婚时提倡革命化，没办喜酒当然就没坐轿车。

“轿车先开到国际饭店，到十四楼孔雀厅吃饭。小菜倒

① 外烟，即各种外国香烟。